

第十回 夢模糊弄假成真 墨淋漓因禍得福

詩云：

一腔心事無申訴，變作夢魂難自寤；夢裡結成刑，假的也是真。

大夢無時白，此身終作客；剖晰眼前花，方知夢境差。

趙雲客與美人相處的事，已經敘過十分之五，他家中父母想念之情，尚未曾說及二三。我此回，就從這一首《菩薩蠻》說起。我想世上的人慣會做夢，心上思這件事，夢中就現這件事，因那夢中現這件事，心上就認真這件事。不知人的身子，有形有質，還是一場大夢。何況夜間睡昏昏的事，便要認真起來。所以古來說，至人無夢。但凡世人做夢，盡是因想而成，豈可認得真的。

趙員外因兒子不見，又見了被上的血跡，把錢金兩個秀才，拖到監裡。又因知府正值大計，數月不理眾事，這樁事，還不曾審結。員外在家，做了七七四十九日功德，招魂立座，日日啼哭。

忽一日，知府掛牌，編審這事。學院有了批文，著差人拘趙某明日早堂候審。那一夜，趙員外睡了，便夢見兒子蓬頭跣足，啼哭而來，說道被朋友謀死，身上時常痛苦。員外不待夢中說完，捶胸跌足，放聲大哭，哭醒了，對家人道：「明日府堂審事，兒子今夜，就托一夢與我。他雖身死，冤魂不滅，來此出現，那謀死的勾當，豈非真實！」說了又大哭一番。

次日早晨，竟到府中執命。知府在監中提出兩人，陳列刑具，考究謀命一事。錢金兩人，雖然從實置辯，怎當得被上血跡一項，終不明白。趙員外哭訴奇冤，就把昨夜陰魂出現，夢裡的真的話，上告知府。

卻也奇怪，原來昨夜燈前，太守看這一宗文卷，亦曾疑這血跡，終無實據。

只因疑心不決，夜間也有一夢，夢見黑風刮地，陰雲慘慘，回頭看時，滿地都是血跡。此時審問，聽見趙員外冤魂夜現的話，自然認以為真。他原是直性的，也不十分詳察，寫了供狀就定審單，申達上司。

審得錢通、金耀宗，名列青矜腐儒，行同綠林豪客。私誘同學趙青心，利其多資，於三月十五日，騙到西湖，謀財殞命。所游與僻，既非管仲之可人，卻使沉商，有類石崇之賤行。趙某青樓緝獲被上之血跡，贓證昭然。伊子黃泉負冤，帳中之夢，魂悲啼傷矣。錢通為首，罪在不赦，相應解京處決。金耀宗黨惡同謀，編成燕山衛。卑職未敢擅便。伏乞裁照施行。

知府審結此事，申文各憲，便點二名府差，鎖押兩人，一齊解到京裡。員外咬牙切齒，說道：「我夜夜夢見兒子，想是他陰魂未散。但願半路上，活捉那兩個賊徒，才泄我一場怨氣。」

官司已結，員外歸家。錢金兩人，帶盆望天，有口莫辯。家中措些盤費，相傍進京。一個歸路有期，一個生還未卜。你道兩人弄假成真，豈不可笑。只因他少年狂妄，全不想世上朋友豈是好交結的？做出事來，平日間交遊同輩，與夫至親骨肉，惟恐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那個出身相救？隨你要死要活，只算個等閒看待。常時這些思義酒杯來往，錢財交結，同眠同坐的，到了此際，毫釐也用不著。末世人情，大抵如此。倒不如趙雲客，在廣陵城裡的事，虧了幾個美人真情提挈，一樣問罪進京，還不十分狼狽。兩人押解起程，出了杭州府城，一路逢州換驛，遞解到京裡不題。

卻說趙雲客，自一月之前，出了廣陵，看看的到燕山大驛，身邊盤費，漸漸消磨，又兼見了驛官，用些使費，雖不曾親受刑杖，羈愁困苦，無不備嘗。連那孫虎身邊盤纏，都用完了，一時沒有批回，與雲客同住驛中。又守了半月有餘，忽見一人，慢慢行來，背了褡褕行李，走到驛前。雲客凝眸觀望，那是寄書的孫愛泉。

雲客一見不勝狂喜，問道：「你老人家怎麼來了？」

愛泉道：「我因兒子前月出門，盤費甚少，放心不下。又有官人家裡，寄一封書信，送些衣服銀子。」

在此，交與雲客。孫虎也出來，見了父親說道：「正沒有費用，等待批回。父親來得甚好，明後日領了批，就好起身歸去。」

愛泉又對孫虎道：「自從你出了門，我在家中，就被堂上這些後生欺負，又要貼使用，把我終日鬧吵。我氣不過，只得投了府前王家，你的妹子也住在王府裡。這項盤纏，倒虧他寄與你用的。」

孫虎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只是妹子到王家府中，一時不便攀個親事，且圖過了目下，再作理會。」

雲客接了書，收下衣服銀子，又聽得蕙娘投靠王家一節，想道：「蕙娘是個有智巧的，他到王家，未必其中無意。但是我家裡，不知甚麼人去通個信，把書銀等項寄來。」

當晚背了人，將書拆開，那是絳英手筆，又見了玉環的詩，並這小詞。便曉得他三人心跡，就裡假托家信，叫孫愛泉寄來。把那書詞，細細看了一會，不勝慨歎道：「女子之情，一至於此，令人怎生割捨得下？」

便把衣服銀子，收拾藏好。夜間又略略盤問愛泉家事。

次日早上拿些銀子，送與驛官先發批回。打發愛泉父子回家。雖是掛念這幾個美人，又不好寄封回書，說些心事。思量道：「愛泉回去，蕙娘自然問我的確信，也不消寫回書了，只把個安然就回身的意思，與愛泉說道。待他到家，與蕙娘說便了。」

愛泉父子，將次起身，對雲客道：「官人可有家信，帶一個回去？」

雲客道：「多謝你兩人，我也不等家信了，既有這些盤費，即日當算計歸家。況且前日一到，看那驛官是一個好人，待他尋個方便，就好脫身。我若歸家，還要親到你家裡來奉謝。」愛泉珍重而別。

說這驛官，得了雲客的銀子，又知他是個盜情小事，也不十分督察，聽他在京中，各處遊玩，只不許私自逃歸。

過了一兩日，雲客偶然散步到一處，見一所殿宇，甚是整齊。走進裡面，那是后土夫人之祠。雲客撮土為香，拜了四拜，私下祝道：「夫人有靈，聽我哀告：錢塘信士趙青心，只為姻緣大事，偶到廣陵，撞著幾個美人，情深意厚。不相惹出禍事，配驛到京。若是今生有緣，明珠後合，願夫人神靈保佑，使能脫身歸去，陰功不淺。追想家鄉風月，情緒纏綿。今日漂泊無依，何等淒楚。惟神憐憫，言之痛心。」

雲客想到此處，不覺泫然淚下。獨坐在廟中，歇息一回，走出門來，抬頭四顧，只見粉牆似雪，雲客身邊，帶有筆墨，就在粉牆上面，題詞一首，以訴羈愁：

孤身漂泊染秋塵，家鄉月似銀；不堪回首自籌論，青衫淚點新。
冤未白，恨難申，長懷念所親；夢飛不到廣陵春，愁雲處處屯。

右調《阮郎歸》

雲客題了這詞，閒愁萬千，一時間，蹙在雙眉，自覺情思昏昏，暫坐廟門之下。手裡拿著筆墨，還要在新詞後面，寫一行名字，或是家鄉籍貫。只因愁懷困倦，少見片時，不料為睡魔所迫，就倒身在門檻邊，鼾鼾的睡去了。

雲客酣睡正濃，誰想廟前，正遇著一個官員過往。路上簇擁而來，見了雲客，就喚手下人問道：「那廟前睡的是什麼人？怎獨自一身，夜間不睡，日間到這裡來睡？官府攀過也不揣著，好生可惡！」

衙役就到廟門，扯起雲客。

只見那官員把粉牆一看，看著新詞幾行，濃墨淋漓，情詞悲切，心上好生疑惑。雲客被眾人拖到轎前，雙膝跪下，還打個欠身，昏沉未醒。

衙役稟道：「那一個不知甚麼人，手裡拿著一管蓬頭筆，滿身污了墨汁。這等模樣，在官府面前，昏昏沉沉的，想是那好好的粉牆，被他塗抹壞了，后土夫人有靈，把他匪縛在此。」

又將雲客一堆道：「快快甦醒，官府面前不是兒戲的。」

雲客抬起頭來，驚得滿身汗出。那官員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孤身瞌睡在此？這牆上的詞句，可就是你寫的麼？」

雲客拜道：「爺爺聽稟，生員趙雲客。」

官員道：「原來是一個秀才，你細細說來。」

雲客道：「生員祖居錢塘，僑寓廣陵城瓦子鋪前。買一拜匣，禍遭一個慣絮團的吳秀才，明欺孤弱。得知生員帶些資本在寓中，便借拜匣為名，冤屈做了盜賊，把生員的資本，盡數搶去。賄囑衙門，不分皂白，配驛到此。今日幸遇老爺，想是此冤可白。求爺爺神明提救，就是再生之恩了。」

那官員想一會道：「本衙也住在廣陵，聞得學裡有幾個不習好的秀才，這樣枉事盡有。」

就喚手下人，且帶到衙裡，慢慢盤問，若果冤枉，申理何難，雲客隨了轎子，一境到衙裡去。原來那官員不是別個，恰好正是揚州府前住的王老爺，即玉環小姐的父親，現任在京，做了京畿御史。

衙門風憲，不比尋常。雲客進了衙中，伺候半日。老王出來，細加訪問，又道：「老夫家裡，住在揚州府前。你既寓揚州，可認得我宅裡幾個家人麼？」

雲客道：「生員寓在瓦子鋪前，賣酒的孫愛泉家。貴府大叔，都是認得的。」

歷舉幾個名姓，一字不差，老王半年不見家信。倒虧趙雲客在衙中，問些詳細說道：「我家裡的家人不曾放肆詐人麼？宅中不聞得有些別事麼？」

雲客道：「都沒有。」

老王道：「你既是秀才，那些詩書，可也還記得？我今日就差人到驛官處說明，銷了罪籍，暫在我衙裡，溫習經史。老夫自前歲衡文闈省十一月詔罷科舉之後，也就回京。近日聞知朝廷，曉得天下才人缺望，又要開科，特取真才，贊襄治化。你該就在這裡應試，倘能夠博一科第，那冤枉的事，便不要別人翻冤了。」

雲客深感厚恩，拜謝而起。老王與他擇二間書館，陳設鋪蓋，每日供給他，又喚衙役，行文到驛裡去除籍。雲客一應要看的書史，盡搬出來。

雲客想道：「我這一身，得遇老王提救，也是后土夫人有靈，使我瞌睡片時，逢這機會。過了幾日，還要虔誠去燒一炷香謝他。只是我家鄉念切，既脫了身，星夜回去，就散了家資，報答各位美人的厚情才好。怎奈老王情意篤實，不好悻悻告別。還有一件，若能夠悉我的長才，僥倖一名科第，尋得一官半職，那玉環小姐，倒有三分娶得的道理，各位美人，要圖報恩也容易。只是眼下羈遲，頗難消遣。我且把平日偷花手段，丟在一邊，把目前折桂手段，放些出來，看怎生結果。」

評：

夢者因也，有因而起。其間怪怪奇奇，一切天堂地獄之事，皆形現出來。佛家所謂因果從心而生者也。

昔有一人經過海中，同舟遇一老僧，齎銀數百，往南海做好事。此人頓起邪心，把老僧推墮海中，取銀而歸。抵家便夢老僧來索，如此連夢幾夜，心上昏沉。日裡起身，將鏡子照照，鏡裡現出此僧；把茶來吃，茶盞裡又照見此僧。此人大駭，謂僧索銀甚急，百般禳解，竟成大病，上牀睡了一年。

不但睡時，常常夢見，並覺時也似夢非夢，每見老僧正在身邊。

忽一日，外邊叩門，一老僧來訪問。家中訊他來歷，正是南海去的那老僧。

此人聽得，在牀上大叫道：「往常夢中看見，已經怕甚。今日親自上門來討命，我的性命定不好了。」

霎時間，牛頭馬面，繞牀而立。其人驚悸不已，家中大小，俱向老僧，叩頭乞命道：「萬求老師父放大慈悲，饒他性命，當即日盡把家財，做個好事超度你。」

老僧笑道：「不要害怕，我今日並不來討命。前年蒙居士推墮海中，彼時幸遇一隻客舡提救，不曾溺死。思想起來，銀子是身外之物，就是到了普陀山，他分散與眾僧，不是老僧拿去做人家的，如今居士家取了，也不妨事。老僧今日偶然到這裡來看看，怎麼這樣大驚小怪？」

牀上病人，如夢忽覺，滾下牀來拜道：「我一年來夢中見你，鏡裡茶裡，早晚牀上時時見你。不想你原未死，總來是我的心上事，故現出這個光景，適才聞得老師父這一番話，身裡的病，一時好了。」

就把家財賑濟貧窮，盡數分散，隨那老僧出家。後來苦行二十餘年。一日偶參一大善知識，拜問道：「夢中現形，誰是真形？」那堂上大喝道：「這禿子速向山門外走！」

那人便轉身向山門外走。走了二里多路，忽且一孩子啼哭，其母問何哭。孩子道：「方才夢見吃果子，如今要吃。」其人聽得豁然大悟，遂成正覺。

此回中，員外想念，太守疑心，兩夢合一。不知趙雲客在京裡，做下好夢，正無醒日。

看官們，倘若各人有心事的，可為借鑑。

[返回 >>](#) [繡屏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